

102 年第一梯次退休人員茶會致詞

今天是以非常不捨的心情來參加退休人員茶會，許多屆退同仁是多年老友，尤其還有兩位是住同棟公教住宅的鄰居，而其他同仁最少也在清華服務二十幾年，貢獻良多；唐朝初年大詩人高適曾有贈別詩：「莫愁前路無知己，天下誰人不識君，」大家為清華奉獻多年，讓清華成為「台灣頂尖，世界一流，」走到外面，以共同打造清華品牌人員身份，必然受人高度尊重，清華也永遠感謝與懷念你們。

唐朝時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韓愈曾在致其親侄十二郎書有云：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動搖，」隔年十二郎去世，他在祭文中說自己「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，動搖者或脫而落矣，」今天即使屆齡退休同仁，都有健朗的身體，大家多年保養有成，是很值得欣喜的；最近讀到的「六十而不惑」一文，將孔子「四十而不惑」延後了二十年，反應現代人較為長壽，但在一般世俗眼光中，六十歲已算步入老年；有人說「生是既然，老是自然」，這是亙古已然，是所有人的宿命，因而生而為人，就應該順其自然；美國科學院彙刊 (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, PNAS) 中近期刊載 UCLA 學者 Shelley Taylor 等研究報告，由掃描腦部發出訊號是推斷出老年人比較信任人，呼應所謂正向效應 (positivity effect)，也就是老年人整體而言比年青人快樂，這是好消息，但由於警戒心較低，對騙徒格外小心，研究者給人的勸告是：「不要立刻答應人家的要求，先與近親好友商議再說」，可供大家參考。

去年有國內大報與知名企業聯手選出年度代表字為「憂」，某種程度反應社會大眾的心情；最近幾個月來，由於勞保基金可能破產，引發對各種退撫基金的檢視，影響到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發放，再延燒到國營事業績效獎金；如看二〇一三年的政府預算書，中央政府總預算約一兆九四四六億元，高達六九·五%，是動彈不得的政府法律義務必須的支出；支出金額前三名分別是社福支出、人事費、教育科學文化經費，各佔總支出約二二·六%、二一·五%、一八·五%；台灣的社福支出卻有高達八八·九五%，是政府依法必須支付項目，且大部份用於補貼社會保險，以及現金津貼；未來在政府財政無力提振下，各種退撫基金只有往投入多、領的少與/或領的遲方向發展，這一方面牽涉到民主時代的正義問題，更深層的是民主問題。

台灣自解嚴後，正式進入民主時代，釋放各種社會力量，朝野政黨在選票考量下，競相加碼，舉凡勞基法修正、無預存的年金的推出與加碼、普設大學、科學園區、興建各種蚊子館等，將以往積存老本揮霍殆盡，再遭遇人口老化、少子化、經濟轉型不順、社會難聚共識等多重衝擊，整個社會以二十世紀的思維，迎接新世紀的挑戰，怎不教人憂心？

民主對中國來說是新奇的事務，歷史上雖有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」「君輕民貴」等說法，但還是認為君有天命，並無民治思想；民國以來，我國長期處於無民主政府時代；在中國現代化運動中，如五四運動，提倡「德先生」(democracy)與「賽先生」(science)，即「民主」與「科學」，不幸在約一百年後來看都不十分成功。

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在約三十年前發表的「論民主與法治的關係」一文中，首先揭櫫中國原本沒有主權在民的民主觀念，在民有民治民享三大概念中，頂多只重視民享；現世大家已看出民主制度不是最有效率的制度，但它是解決衝突最平和、保障自由、給予大眾公共教育的機會，是所有不完善的制度中，最能照顧所有人福祉而必須珍惜保衛的制度；但民主制度面臨社會、文化、政治的挑戰，在社會方面，民眾有「自主的權利」，但往往欠缺「自主的能力」，由於傾向棄絕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典範，父母、教會以及其他傳統權威皆不再可信，但自己必須有所根據才能做決定，但個人發想構思能力有限，根基不固，容易受流行風尚影響，造成民粹當道；民主是獲致自由的手段，如以民主為基調，最容易一窩蜂、趕時髦，接受同儕壓力，也最不容易養成獨立性；在文化方面民主重平等，傾向重量不重質；最須讓人警惕的是可能流於極權政治 (totalitarianism)，極權不同於集權 (authoritarianism)，如暴君、獨裁政治，政治力量控制擴及於文化、藝術及社會上一切行為；如納粹德國，希特勒當年是靠選舉勝利奪得政權，在民智相對較開通的德國，仍能翻雲覆雨，造成人類浩劫；實行極權主義的人，常自認站在公理正義一邊，論述高人一等，要別人凡事都聽他的，與民主背道而馳，不能不讓人引以為戒。

在中國現代化努力中，科學似較民主成功，從華人在世界科學界的卓越表現，到台灣科技產業的長足發展，在科學方面似有可喜的進步；另一方面，民主不夠成熟，可能也與科學未能內化有關；科學精神是「驗偽不驗實」，科學的進展常代表以往學說的推翻或修正；現代科

學以實驗為基礎，石破天驚的牛頓力學，也必須要接受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修正，許多科學家的共同體驗是習以為常的概念必須修正時，常是科學往前邁一大步的時刻；在納粹德國時期，由於愛因斯坦是猶太人，德國學界曾發起「百人反相對論」連署，愛因斯坦回應說：「如果相對論是錯的，一個人能提出反證就夠了，」這是科學的真義；但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，常見各種訴求，先假設己方意見代表公理正義，要求對方照單全收，否則抗爭到底，難怪衝突不斷，而多數時候於解決問題無補；民主貴在「服從多數，尊重少數，」每個人都有權發表自己意見，但不能強求別人一定要同意自己意見，如果連「尊重多數」都做不到，有何民主可言？

何謂公理正義，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，最近應邀訪台的哈佛大學教授在「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」（JUSTICE: What's the Right Thing to Do）一書中，有很深刻的闡述，尤其可貴的是拋出許多與正義有關議題，反覆思辨，讓人見識到南宋理學家呂祖謙所云「理未易察」，須要多方思考辯解，是民主社會大眾應有的素養。

今天在大家退休日，談到民主，一方面是有感而發，一方面也想借助諸位，在淡出專業工作之餘，能對台灣未來發展至關緊要的民主問題，多所思辨，共同為深化民主努力，對社會大眾產生正面影響力。

最後我想藉「六十而不惑」一文要點與各位同仁分享：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有千古憂，」退休後的歲月裡，名利都不如健康重要，從此不必太節省，該花的錢要花，該享受的要享受，該捐助的要捐助，「兒孫自有兒孫福」，考慮太多，使「能者失志、愚者更愚」；要和別人比誰活得更愉快、健康、長壽！你無力改變的事，就不必太操心，因為操心也無用，反而影響了自己的健康；幸福靠自己努力創造，快樂要千方百計去尋找，只要心境好，每天想愉快的事，做愉快的事，自己找樂趣，就能天天都過得高興；這也是我對大家的祝福。